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 二十世纪 中国散文大系

---

ERSHI SHIJI ZHONGGUO SANWEN DAXI

---

HEBEI JIAOYU CHUBANSHE

---

河北教育出版社

9

二十世纪

中国散

文大系

9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 目 录

## 钱钟书

- 上帝的梦
-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 窗
- 论快乐
- 说笑
- 吃饭
- 论文人

## 丘东平

-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
-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 徐懋庸

- 读房龙地理杂感
- 草巷随笔
- 我的失败

(1)

(15)

(21)

(24)

(27)

(30)

(34)

(37)

(42)

(55)

(58)

(68)

|            |       |
|------------|-------|
| 故乡一人       | (72)  |
| 两种春天       | (78)  |
| 秋风偶感       | (82)  |
| <b>李长之</b> |       |
| 孩子的礼赞      | (86)  |
| 大自然的礼赞     | (90)  |
| <b>卞之琳</b> |       |
| 尺八夜        | (94)  |
| “不如归去”谈    | (100) |
| 成长         | (104) |
| 红裤子        | (109) |
| 巧笑记·说礼     | (114) |
| 长治马路宽      | (125) |
| <b>师陀</b>  |       |
| 失乐园        | (133) |
| 索龙         | (137) |
| 山店         | (142) |
| 老抓传        | (144) |
| 行脚人        | (151) |
| 河          | (157) |
| 生命的灯       | (162) |
| 鹧鸪         | (167) |
| <b>萧乾</b>  |       |
| 阿尔卑斯雪岭     | (174) |
| 银风筝下的伦敦    | (185) |
| 雁荡的序幕      | (194) |

|            |       |
|------------|-------|
| 那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 | (196) |
| 鲁西流民图      | (200) |
| <b>萧 红</b> |       |
| 破落之街       | (204) |
| 欧罗巴旅馆      | (207) |
| 提篮者        | (211) |
| 饿          | (213) |
| 烦扰的一日      | (217) |
| 过夜         | (221) |
| 夏夜         | (225) |
| 孤独的生活      | (228) |
| 失眠之夜       | (230) |
| 雪天         | (234) |
| 牵牛房        | (236) |
| <b>以 群</b> |       |
| 一个印象       | (238) |
| 渡漳河        | (241) |
| 歌声         | (249) |
| <b>何家槐</b> |       |
| 追          | (252) |
| 枇杷         | (255) |
| 桥上         | (260) |
| 绝境         | (263) |
| 姑妄言之       | (266) |
| 信徒·先知·救世主  | (271) |
| 呜呼         | (276) |

|            |       |
|------------|-------|
| 随感二则       | (278) |
| 洁癖         | (280) |
| <b>李辉英</b> |       |
| 这里是上海      | (284) |
| 还乡记        | (288) |
| 风雨之夜       | (303) |
| 旱          | (307) |
| <b>朱 雯</b> |       |
| 第一颗炸弹      | (312) |
| 山村行乞       | (315) |
| 故乡，我怀念着你！  | (317) |
| 殇          | (321) |
| 老嫗         | (324) |
| <b>李 蕤</b> |       |
| 柿园         | (328) |
| 哀念         | (336) |
| <b>季羨林</b> |       |
| 枸杞树        | (344) |
| 寂寞         | (348) |
| 年          | (351) |
| 黄昏         | (357) |
| <b>何其芳</b> |       |
| 雨前         | (362) |
| 呜咽的扬子江     | (364) |
| 乡下         | (372) |
| 私塾师        | (380) |

梦后 (324)

伐木

哀歌 (324)

魔术草 (34)

楼 (301)

弦 (303)

街 (314)

## 司马汗

都会之余阴

第三夜 (48)

无家可归者之家

市井之徒

外套 (101)

牧猪哀活

人·鼠·猫

鬼戏院 (32)

重庆之魅力

失掉坟墓的死人

## 凤 子 (327)

时间 (328)

壁饰 (131)

灯花 (332)

旅途的宿站

暖室里的兰蕙

船 (337)

海角中秋

(385) 音韵

(388) 树木部

(390) 树木

(393) 人音

(396) 高青

(400) 一五

(402) 风

禁荒利

(410) 念科

(412) 音韵

(415) 音韵

(417) 音韵

(419) 音韵

(422) 音韵

(424) 音韵

(428) 音韵

(430) 音韵

(433) 音韵

音韵

(436) 音韵

(438) 音韵

(440) 音韵

(443) 音韵

(444) 音韵

(449) 音韵

(451) 音韵

|          |       |       |
|----------|-------|-------|
| 没有色彩的画   | (455) | 词楚    |
| 端木蕻良     |       | 木对    |
| 永恒的悲哀    | (459) | 烟京    |
| 有人问起我的家  | (461) | 木窗    |
| 青岛之夜     | (465) | 对     |
| 记一二·九    | (468) | 游     |
| 风物恩情     | (474) | 雨     |
| 陈荒煤      |       | 石昌衡   |
| 怀念       | (477) | 会晴    |
| 我们失去了什么  | (480) | 三单    |
| 刘伯承将军会见记 | (484) | 寒天    |
| 白 朗      |       | 胡文共市  |
| 西行散记(节选) | (491) | 宴代    |
| 珍贵的纪念    | (512) | 游对    |
| 丁 易      |       | 游·扇·人 |
| 哀夹竹桃     | (521) | 秋寒    |
| 谈风雅      | (523) | 宋重    |
| 再谈风雅     | (525) | 韩央    |
| 妃子恨      | (527) | 干 凤   |
| 杂谈清客     | (528) | 同情    |
| 由“梨涡”谈起  | (531) | 游望    |
| 释“文人无行”  | (533) | 游以    |
| 炉边偶忆     | (534) | 余游    |
| 市侩的进步    | (536) | 望望    |
| 好名二术     | (537) | 游     |
| 田地净洁     | (540) | 重游    |

|            |       |
|------------|-------|
| 谈贪污        | (541) |
| 多余的官       | (544) |
| <b>杨 朔</b> |       |
| 昨日的临汾      | (548) |
| 征尘         | (552) |
| <b>陈企霞</b> |       |
| 谈的伤恨       | (559) |
| 狼叫         | (562) |
| <b>舒 群</b> |       |
| 归来人        | (565) |
| 归来之前       | (569) |
| <b>林默涵</b> |       |
| 何必装腔       | (575) |
| 两种迷信       | (577) |
| 狮和龙        | (579) |
| <b>孙 犁</b> |       |
| 织席记        | (584) |
| 像片         | (587) |
| 采蒲台的苇      | (588) |
| 塔记         | (590) |
| 识字班        | (593) |

## 钱钟书 (1910—1999)

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转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北京图书馆顾问、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纂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组研究员至今。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论著《谈艺录》、《旧文四篇》、《管锥编》等。

### 上帝的梦

那时候，我们的世界已经给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训练得驯服，沿着创化论、进化论、层化论、优生学、“新生活运动”的规律，日新月异。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生活和文明瞬息万变，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快到预言不及说。那时候，人生历程的单位是用“步”来计算；不说“过了一年”，说“又进了一步”，不说“寿终”，说“行人止步”，

不说“哀悼某人逝世”，说“百步笑五十步”——笑他没多向前进几步。在男女结合的集会上，贺客只说“双飞”，不说“双宿”；只有少数守旧的人还祝这对夫妇“保持五分钟热度”，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百年偕老”，明知是不可能的空话。但是这种进步的世界有一个美中不足，一切近百年史、五十年来的“文化检讨”、日记、年谱、自传、“我的几分之几的一生”，以及其他相类含有诤告性的作品，都失掉了作用。幸亏那时候的人压根儿就没工夫看书。至于写这类读物的作者呢？他们运气好，早抢先在二十世纪初叶投了胎，出世了，写了，死了，有人读了，没人读了，给人忘了。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时间空间演化出无机体；无机体进而为动植物；从固定的植物里变出文静、纠缠住不放的女人，从活泼的动物里变出粗野、敢冒险的男人；男人女人创化出小孩子；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所以，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不过，要出产个上帝谈何容易。历史上那一个伟人不在娘胎里住过十月才肯出世呢？像现在有四万万互相残害的子孙的黄帝，就累他母亲怀了足足二十个月的孕；正位为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里住了八十年，然后呱呱下地，真是名符其实的“老子”了。所以当天演的力量，经过数不清的年头，创化出一位上帝时，人类已在这世界里绝迹了——也许就为“双飞”而不“双宿”的缘故。甚至进化论者也等不及了。因此，这个充满了物质的世界同时也很空虚，宛如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愚人的头脑。

正在深夜。古旧的黑暗温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仿佛沉重的眼皮盖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上帝被天演的力量从虚无里直推出来，进了时空间，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到此刻，自古以来神学家和玄学家的证明，情人、战士、农人和贫苦人的祈祷，总算有个主儿。但是，这许多虔诚的表示，好比家人寄给流浪者的信，父母生前对于遗腹子的愿望，上帝丝毫没有领略到。他张开眼，什

么都瞧不见。身子周围的寂静，无边，无底。已消逝的人类的遗习，在上帝的本能里半醒过来，他像小孩子般害怕，要啼哭。然而这寂静好久没给人声打破，结成了胶，不容许声音在中间流动。上帝省悟到这身外的寂静和心里的恐怖都是黑暗孵底的。他从此恨黑暗，要求他所未见过、不知名的光明。这里求一刻强于一刻，过了不知多少时间忽然黑暗薄了一层，夜减少了它的压力，隐隐露出高山深谷的轮廓，眼睛起了作用，视野里有了收获。这使上帝开始惊奇自己愿力的伟大。他想，他不要黑暗，黑暗就知趣让步。这还不够！本来望出去什么也没有，现在他眼睛所到，黑暗里就会生出东西，庞大地迎合着自己的目光。以前人类赞美万能创世的歌声，此时在上帝意识层下似乎又颤动着遗音和回响。

上帝也有人的脾气，知道了有权力就喜欢滥使。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驱除，瞧它听不听命令。咦！果然一会儿东方从灰转白，白里透红，出了太阳。上帝十分快乐，他觉得这是他要来的，听他的分咐。他给日光射花的眼睛，自动地闭上，同时心里想：“好厉害的家伙！暂时不要它。”说也奇怪，果然眼前一切立即消灭，只见一团息息不停地泛出红色的黑暗。到此地步，上帝对自己的本领和权力，不能再怀疑了。既然闭了眼便能去掉光明，这光明准是自己眼睛里产生的。不信，试睁开眼睛。你瞧，这不是太阳？那不是山和水？都千依百顺地呈献在眼里。从前公鸡因为太阳非等他啼不敢露脸，对母鸡昂然夸口，又对着太阳引吭高叫，自鸣得意。比公鸡伟大无数倍的上帝，这时候心理上也就和他相去不远，只恨天演的历程没化生出相当于母鸡的东西来配他，听他夸口。这可不是天演的缺陷，有它科学上的根据。正像一切优生学配合出的动物（譬如骡），或者受人崇拜的独裁元首（譬如只有一个睾丸的希脱勒），上帝是不传种的，无须配偶。不过，公鸡般的得意长鸣，还是免不了的。所以上帝不由自主哈哈大笑，这笑

在旷野空谷里起了回声，使上帝佩服自己的声音能变得这样多，放得这样大，散得这样远。

这位上帝真不愧进化出来的。他跟原始人绝然不同。他全没有野蛮人初发现宇宙时的迷信和敬畏。他还保持着文明人唯我独尊的自信心。野蛮人随时随地相信有神道，向它屈服拜倒。上帝只发现了自己的伟大，觉得能指挥万物，无须依赖任何人。世界随他的视线蜿蜒地伸出去；脚走到哪里，地会跟到哪里，只有地平线向后退，这也表示它对自己的畏却。一切都增进他的骄傲，培养他的虚荣。他忽然需要一个伴侣。在这广漠的世界里，一个儿待下去怪乏味的。要一个伴侣来解闷儿。上帝因此考虑这个伴侣该具有的条件。他的结论虽没有下面所说的那样明白，大意是相同的。

第一，这伴侣要能对自己了解。不过，这种了解只好像批评家对天才创作家的了解，能知而不能行。他的了解不会使他如法创作来和自己竞赛，只够使他中肯地赞美，妙入心坎地拍马；因为——

第二，这伴侣的作用就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该对自己无休歇地、不分皂白地颂赞，像富人家养的清客，被收买的政治家，受津贴的报纸编辑。不过，自己并没有贿赂他，这颂赞是出于他内心的感激悦服；所以——

第三，这伴侣该对自己忠实，虔诚，像——像什么呢？不但天真未凿的上帝不会知道，就是我们饱经世故，看过父子、兄弟、男女、主仆、上司和下属、领袖和爱戴者之间种种关系，也还不知道像什么。

有些人，临睡稍一思想，就会失眠；另有些人，清醒时胡思乱想，就会迷迷糊糊地入睡。上帝也许是后一种人演化出来的，他从思想滑进了睡梦。这驯伏的世界也跟随他到梦境里来。他梦里

依然是荒山野水，水里照见自己的形象。他灵机一动，向石骨棱棱的山身上，挑比较丰肥的地方，挖了一团泥，对照水里的形象，捏成坯子，吹口气。这坯子就活动起来，向脚边俯伏，叫：“全知全能的真宰呀！我将无休止地歌颂你。”上帝这时候又惊又喜的心情，简直不可拟议。假使我们是小女孩子，忽听得手里抱的洋娃娃赶着自己叫“妈妈”，或者是大学女生，忽见壁上贴的好莱坞男明星在照相里对自己做眼，低声唱：“妹妹，我爱你！”也许我们能揣猜、想象他那时候心理的万分之一。可惜我们都不是。

一切宗教的圣经宝典关于黄土抟人的记载，此刻才算证实了不失为预言。上帝并不明白自己在作梦，或者梦在作弄自己。他不知道这团水泥分析起来压根儿就是梦的质料。他以为真有一个凑趣助兴的人，从此以后，赞美不必出自己的口，而能称自己的心。因为对自己最好的颂赞，是心上要说而又是耳朵里听来的，有自赞那样的周到和中肯，而又出于旁人的嘴里。咱们都有这个理想，也许都曾在梦里造个人来实现。醒时要凭空造这样一个人，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把现成的人作为原料加工改造，成果总不很得心应手。

上帝在人类灭绝后才出世，不知不觉中占有许多便宜。譬如两个民族相斗争时，甲族虔诚地求他惩罚乙族，乙族真挚地望他毁灭甲族，使聪明正直的他左右为难。这种困难，此时决不会发生。就像他在梦里造人，假如世间还有文人，就会惹起笔墨官司。据他把烂泥捏人一点看来，上帝无疑地有自然主义的写实作风，因为他把人性看得这样卑污，向下层去找材料。同时，他当然充得古典派的作家，因为“一切创造基于模仿”，万能的他也免不了模仿着水里的印象才能造出一个人来。不知道是古典派理论不准确呢，是上帝的手工粗劣呢，还是上帝的相貌丑陋呢，他照自己模样造成的人，看来实在不顺眼。他想这也许由于泥坯太粗，而且

初次动手，手工还没纯熟。于是他选取最细软的泥——恰是无数年前林黛玉葬花的土壤，仔细拣去沙砾，调和了山谷阴处未干的朝露，对着先造的人型，仔细观察长处短处，然后用已有经验的手指，捏制新的泥坯子。他从流水的波纹里，采取了曲线来做这新模型的体态；从朝霞的嫩光里，挑选出绮红来做它的脸色；向晴空里提炼了蔚蓝，浓缩入它的眼睛；最后，他收住一阵轻飘浮荡的风，灌注进这个泥型，代替自己吹气。风的性子是膨胀而流动的，所以这模型活起来，第一桩事就是伸个软软的懒腰，打个长长的呵欠，为天下伤春的少女定下了榜样。这第二个模型正是女人。她是上帝根据第一个模型而改良的制造品。男人只是上帝初次的尝试，女人才是上帝最后的成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爱漂亮的男人都向女人学样，女人要更先进，就发展成为妖怪。

从此，上帝有了事做。为这对男女，上帝费尽心思，造各种家畜、家禽、果子、蔬菜，给他们享受、利用。每造一件东西，他总沾沾自喜地问男人和女人道：“我又为你们发明了新东西，你们瞧我的本领大不大？”于是那一对齐声歌颂：“慈悲救世的上帝！”日子长了，这一对看惯了他的奇迹，感谢得也有些厌了，反嫌他碍着两口子间的体己。同时上帝也诧异，何以他们俩的态度渐渐冷淡，不但颂赞的声音减少了高朗，而且俯伏时的膝盖和背脊也似乎不如以前弯得爽利。于是，上帝有个不快意的发现。自从造人以来，他发明的东西是不少了，但是有发现还算第一次。

这发现就是：每涉到男女关系的时候，“三”是个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数目。假使你是新来凑上的第三者，你当然自以为少不了，那两人中的一人也会觉得你少不了，还有余下的一人一定认为你要不得，你更以为他或她要不得。假使你是原来的而退作第三者，你依然觉得自己少不了，那两人却都以为你要不得，你也许对两人中的一人还以为她或他少不了，对余下的一人当然以为

她或他要不得。据数学家说，一只三角形里不能有两只钝角。不过，在男女三角形的关系里，总有一只钝角。上帝发现这钝角并不是那粗坯的男人，却正是自己，不知趣地监护着他俩。他最初造女人，并非要为男人添个伴侣。他只因为冷清清地无聊，制造个玩意儿来解闷，第一个坯子做得不满意，所以又造一个。谁知道他俩要好起来，反把他撇在一边。他诧异何以这女人对巍巍在上的造物主老是敬而远之，倒和那泥土气的男人亲密。于是，上帝又有一个不快意的发现。这一次的发现不是数学上的，而是物理学上的。

这发现就是：宇宙间有地心吸力那一回事。由于地心吸力，一切东西都趋向下面，包括牛顿所看见的苹果。所以下等人这样多，上等人那么希罕，并且上等人也常有向下层压迫的趋势；青年人那么容易堕落；世道人心那么每况愈下——这全是一个道理。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又调露水，又仿波纹，无意中证实了“女人水性”那句古话，更没想到另一句古话：“水性就下。”假使树上掉下的苹果恰砸痛了牛顿的头，或碰破了他的鼻子，那末牛顿虽因此而发见吸力的定律，准会觉得这吸力的例子未免咄咄逼人。同样，上帝虽参透了人情物理，心上老是不自在，还觉得女人的情感不可理解。他甚至恨自己的伟大是个障碍，不容许他们来接近。造了这一对男女，反把自己的寂寞增加了；衬着他们的亲密，自己愈觉被排斥的孤独。更可气的是，他们有不能满足的需要时，又会来求情讨好。譬如水果烂了，要树上结新的，家畜吃腻了，要山里添些野味，他俩就会缠住上帝，又亲又热，哄到上帝答应。一到如愿以偿，他们又好一会要把上帝撇在脑后。上帝愈想愈气。原来要他们爱自己，非先使他们爱新果子或野味不可，自己不就身分降低，只等于果子或野味么？他们这样存心，若还让他们有求必遂，那末自己真算得果子中的傻瓜，野味里的呆鸟了！因此上

帝下个决心，不再允许他们的请求。但是，上帝是给他俩罩上“正直慈悲”的头衔的，不好意思借小事和他俩为难。只能静候机会，等他们提出无理要求时，给他们一个干脆的拒绝。妙在上帝是长生不死的，随你多么长的时期，都熬得住等待。

一天，女人独来向上帝请安。她坐在他脚边，仰面看着他脸，蓝液体的眼睛，像两汪地中海的水，娇声说：“真宰啊！你心最好，能力最大，我真不知怎样来感谢你！”

上帝用全力抵抗住她眼睛的闪电战术，猜疑地问：“你有什么要求？”

女人赔小心似的媚笑，这笑扩充到肩背腰腹，使她全身半腩的曲线添了波折，说的话仿佛被笑从心底下泛上来的，每个字都载沉载浮在笑声里：“你真是全知全晓的造物主哪！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真怕你。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求；你待我们太好了，一切都很完美。那——那也算不得什么要求。”

“‘那’是什么呢？快说罢。”上帝不耐烦地说，心给希冀逗得直跳直进，想出气的机会来了。

女人把后备着的娇态全部动员，扭着身子说：“伟大的天公啊！你真是无所不能。你毫不费力地一举手，已够使我们惊奇赞美。我并不要新鲜的东西，我只恳求你，”——说时，她将脸贴住上帝漠无所感的腿，懒洋洋地向远远睡在山谷里的男人做个手势——“我只恳求你再造一个像他样子的人。不，不完全像他，比他坏子细腻些，相貌长得漂亮些。慈悲的主啊！你是最体贴下情的！”

上帝直跳起来，险把粘在脚边的女人踢开去，忙问：“要我再造一个男人？为什么？”

女人一手摩心口，一手摩脸颊，说：“吓死我了！神奇的上帝啊！你的力量真伟大！行动真迅速！你看，我的脸给你碰痛了——那没有关系。你不是问我缘故么？我的男人需要个朋友，他老和